

桂  
堂  
文  
库

赖瑞云 | 著

# 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

WENBEN JIEDU YU DUOYUAN YOUJIE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文本解读与  
多元世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赖瑞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

ISBN 978-7-01-014205-0

I. ①文… II. ①赖… III. ①语文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5282 号

## 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

WENBEN JIEDU YU DUOYUAN YOUJIE

赖瑞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450 千字

ISBN 978-7-01-014205-0 定价:7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桂堂文库

排序按作者姓氏笔画：

孙绍振 《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

朱立立 《阅读华文离散叙事》

汪文顶 《现代散文学初探》

南 帆 《表述与意义生产》

郑家建 《透亮的纸窗》

姚春树 《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

席 扬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

辜也平 《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

葛桂录 《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

潘新和 《“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



# 序

福建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肇始于1907年由清末帝师陈宝琛先生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示福建高等教育的先河和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承传1908年筹设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5年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的学科积淀,历经百年建设,发展成为东南名校。

我校中文系与校史一样源远流长,主要由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文科、协和大学与华南女院等中文系科发展而来,于2000年改设文学院,现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三系。文学院的学术源流,既呈现了陈宝琛、陈易园、严叔夏、董作宾、黄寿祺诸先贤奠定的传统国学,又涵衍着叶圣陶、郭绍虞、章靳以、胡山源、俞元桂等名家开拓的现代新学,堪称新旧交融,底蕴深厚。其中,长期为学科建设殚精竭虑而贡献卓著者,当推前后执掌中文系务三十年的经学宗师黄寿祺(号六庵)教授和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号桂堂)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程,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稳步发展,屡有创获。由六庵先生和桂堂先生分别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点;1995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家教委确认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一举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博士点,2000年又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2001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3年获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此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级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各1个和精品课程4门,综合实力居全国同类院系的先进行列。

先师桂堂先生,1942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系国学名师陈易园、严叔夏先生之高足;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又师从文献学家李笠教授和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1946年获文学硕士后,受严复哲嗣叔夏先生举荐回母校执教,直至退休。1956年起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六庵先生操持系务,1979年接任系主任,至1984年卸任。先生从教五十年,早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1951年起奉命转治现代文学,晚年创立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桂堂述学》及散文集《晚晴漫步》、《晓月摇情》等,与六庵先生同为我校中文学科德高望重的鸿儒硕老。文学院此次策划出版两套学术文库,分别以两位先师的别号命名,不止为缅怀先师功德,更有传承光大学术门风的深长意味。

《桂堂文库》首批辑录11种,均来自我校现代文学学科群三代学者,包括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等学科。老一辈名师中,孙绍振教授以《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汇集他在中外文论、文艺美学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精品力作,姚春树教授则以《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显示精鉴博识的特色。中年专家有6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帆的《表述与意义生产》畅论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问题,辜也平的《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在巴金研究和传记文学探索上有所创获,席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中阐发学科史和思潮史的新见,潘新和专门论述《“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赖瑞云则细心探讨文学教育的《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的理论与实践,拙作《现代散文学初探》只是附骥而已。新一代学人有郑家建的《透亮的纸窗》、葛桂录的《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和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在各自领域显示学术锐气。原作俱在,可集中检阅我们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和治学风气,我作为当事人不宜在此饶舌,还是由读者独立阅读和评议吧。

汪文顶

二〇一四年夏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 前言

本书所收论文中的大多数或发在高级别刊物、重要刊物,如《教育研究》四篇、《文艺理论研究》一篇、《福建师大学报》五篇,或为本专业重要影响的名刊,如上海的《语文学习》、山西的《语文教学通讯》。

“文学教育探源”,是对高举文学教育大旗的三位大师的相关著述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叶圣陶篇为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审稿,称确为叶圣陶思想的要义,且切中时弊。王国维、鲁迅两篇,是万方数据收录的“文学教育理论”的15篇论文中均被收录且为唯一同一作者收进两篇的。

“文本解读探索”,是近二十年针对解决语文教学长期低效的老大难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实践探索。文本解读现在是热门话题,本人前十年的两篇论文就解读的要害提为“精要(叶圣陶语)论”,后十年两篇论文提为“秘妙(王国维语)论”。《三大成就》篇是学术界最早深入阐述语文教学“精要”命题的,著名语文教育家刘国正主编,韩雪屏著的《中国当代阅读理论与阅读教学》在“当代阅读教学改革的特色与经验”节中引述本文三百多字作为该节的总表述。后两篇就“秘妙论”提出的三“美”解读教学被众多网站转载、论文摘引;语文学术界非常活跃的新生代学者王荣生编著的《语文教学内容重构》全文收录《三重天》一文作为其专节。《探索的实验》和《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两篇是本人自1990年开始,按上述理念在中学、大学所进行的教改实验的总结。该项持续实验已作为核心成果于近年分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国家级精品课程。

“解读实践略探”，是“下水作文”，理论的倡导者最好能亲身实践。前两篇是作家作品专论。其中，刘绍堂篇为同年的《文摘报》、《中国文学论丛》所介绍摘引，至今仍为刘绍堂研究成果汇编中被称为最重要的两篇论文之一（另一篇为著名评论家南帆所著），一直是人教版中学教材教参的必收资料；俞元桂篇意在为纪念俞先生而设立的《桂堂文库》添个“花絮”。近年连载于《语文学习》的四篇文本解读论文和另两篇解读文章，是语文课改十年间大量出现的文本解读文章中较少人涉足的篇目，也是中学界认为最难对付之一的新诗、新闻、演说辞等的解读，故网上转载甚多，被一些语文博客列进最爱读的文章之列。“文本解读三步法”是对前辈学者解读方法作出系统总结的一个探索。

“多元有界浅探”，是对当年颇为流行的主观任意的“多元解读”进行的深入批判和创新建构，是本人最有影响的学术探索，在重庆炳、孙绍振有关研究基础上所产生的形象表述：“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广为流传。多家刊物为此组织过多次讨论，《中国教师》2008年第1期沈静的《多元解读问题概述》对讨论进行了总结，认为“赖瑞云用混沌理论解释了这个问题”，“在教学上具有很大的意义。这种差异性基础上的趋同性往往就是教学沟通的基础”。据中国知网统计，有200多篇次论文引用过本观点。著名理论家孙绍振在他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等多篇论文以及他的《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等多部专著中转述过该观点。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亦曾不止一次引述“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批驳那些任意解读。后二篇是对西方文论的读者理论、尤其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接受美学所进行的系统研究，涉及西方文论著述数百万字，该研究以严谨详明的文献实证，指出国内理论界的部分研究对“读者中心论”、对接受美学的误读，指出这种误读是造成学术界、语文界混乱的重要理论根源。此观点，可说是学术界首次鲜明提出的。本研究历经十几年，其间在本人不同论著中先期出现的具体观点，孙绍振先生在为笔者的拙作所写的序言及孙先生的其他著述中均有评介并给予了充分肯定。

“重构教材五探”，是本人作为副主编参与孙绍振主编的教育部审定的

课标中学语文教材的前期研究成果和后续理论研究。课本是一课之本,上述有关“文学教育”等的理论研究最理想的是都能转化到中学语文教材中。本部分研究就是这一努力的印迹。《福建师大学报》所发上、下两篇,是对课改前全国旧版通用教材中的三百多篇中学课文错误解读的系列批判和理论探讨。其中一些典型案例,如对鲁迅《社戏》的错误解读,课改启动之初研讨制定语文课标和重编新教材时,课标组专家曾多次提到这些例子。《教育研究》所发的体验篇,是对当时新出炉的课标教材新理念的解读,当时颇有影响,摘引次数颇多,收进了中国教育学会 2011 年由王元磊整理的课改以来语文教育教学百篇重要论文之列。最后两篇是专门就课标教材尤其是孙绍振主编北师大版教材具体设计的研究。北师大版教材已在七省实验区使用近十年,课标组专家称颂是最有特色的教材之一,笔者此两文介绍了该教材孙绍振解读 300 篇课文的情况、特色及孙氏文本解读的理论、方法、案例,这些介绍已成为每年实验区培训时的重要参考材料。

# 目 录

## CONTENTS

### 文学教育探源

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文学性、直觉性

——叶圣陶的一个重要语文教育思想 / 3

中学文学作品教学的重要意义不宜忽视

——兼谈叶圣陶文学教育观 / 14

王国维“无用之用”文学教育理论三层内涵试析 / 20

鲁迅“不用之用”文学教育理论三层内涵探析 / 37

高师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改革浅议 / 51

### 文本解读探索

我国新时期语文教学的三大成就 / 57

中学阅读教学“精要”论 / 64

文学教学的三重天

——“美”的积累、“美”在此处、“美”的发现 / 77

我们终将突围——解读首届“文本解读”研讨会 / 86

关于中学阅读教学规律探索的实验 / 99

提升师范生阅读教学能力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 106

附：解决文本解读问题 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访福建师范大学赖瑞云教授 / 115

### 解读实践略探

老去诗篇浑漫与——俞元桂散文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试析 / 125

独创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 / 137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强烈感染力”试解 / 155

《沁园春·长沙》的解读教学凝结点 / 171

《再别康桥》三题 / 183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解读和教学的四大缺失

——并析《奥》篇对新闻形式的遵循与突破 / 193

演讲的典范之作——《我有一个梦想》 / 203

《岳阳楼记》解读及其教学案例 / 215

文本解读当代三步分析法 / 229

### 多元有界浅探

多元解读应为“多元有界” / 267

多元有界与文本中心 / 278

正本清源,还《挑战》本来面目——兼辨姚斯研究中的正、误梳理 / 287

“读者中心”论的事实真相与实践检验 / 320

### 重构教材五探

当前阅读教学改革的主要问题仍在教材(上篇) / 363

当前阅读教学改革的主要问题仍在教材(下篇) / 377

建立“混沌有序”和“准线性有序”语文教材 / 389

“体验”理念在语文课程改革中的体现 / 402

三维目标的整合与实验课本的设计 / 411

孙绍振主编北师大版语文教材的“海西”特色 / 436

# 文学教育探源



# 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文学性、直觉性

——叶圣陶的一个重要语文教育思想

## 一

在对我国语文教学低效率问题的长期探讨中,众所周知,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著名语文教育家曾一致指出过这样一个为绝大多数人所深刻感受到的现象,即学生们的语文能力的提高,常常得益于课外看书,而不是课内听讲。叶圣陶先生恐怕是最早最多次地指出这一现象的人。早在40年代,他就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认识国文教学》等文章中,明确论及这一“咄咄怪事”。1978年3月,圣陶先生又在那篇重述其语文教育基本思想的著名发言中,重提上述问题,并且特地引述了吕叔湘同志同年间对这一现象的尖锐询问。<sup>①</sup>

那么,学生们的课外自读有些什么特征呢?概括起来,主要是三条。第一,整体性。他是整篇文章、整本书地看下来的。第二,直觉性。在许许多多情况下,他是首先凭直感、凭第一印象去对所看的书作出判断的。第三,文学

---

<sup>①</sup>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吕叔湘的著名询问见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人民日报》1978年3月16日,或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7页。

欣赏性。他们自觉自愿看的书,多有某种文学趣味。因此,可以说,整体性、直觉性、文学性是一般人自读书籍的基本特点(当然未囊括一切特点)。而这种情况,恰恰与我们许多人多年来的语文教学只注重从字词句入手(或称为从语言入手),从分析思维入手的肢解整体的“工具论”教学方法相悖。自然,这个“工具论”并不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文是工具”的意思。叶圣陶所说的“工具”,以及后来包括吕叔湘在内的许多人对这个“工具”说的阐述,并不是那种庸俗的机械“工具”论,并不是那种把一篇活脱脱的课文肢解成一大堆毫无生气的“零件”的做法。叶圣陶的工具说是基于语言是学习一切科学的基础的意义,是针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的状况而提出的科学命题,这无疑有力指导了语文教学的教改工作。

问题在于,多年来,我们讲叶圣陶,讲够了语文的工具性,却忽视了叶圣陶所同样强调的语文这一工具的特殊性;讲够了“教是为了达到不教”的“不教”这一目的,却忽视了为实现“不教”而如何进行“教”这一前提、手段。

叶圣陶先生则始终注意了这两个方面。他首先把“教”放在了非常关键的地位。他曾反复阐述过:精读是要教师详细指导的。学生从中取得经验后,就可自己去读书;开始是不再需要教师作详细指导的略读,再后就是出校后没有老师指导了的自读。就应用而言,自读是主体;但溯源而上,精读是准备,是基础,因而是教学的“主体”<sup>①</sup>。这样,教师的详细指导就至关重要了。所以,他同时重视语文教学的特殊矛盾,注意了语文具有整体性、文学性、直觉性的特点,因而其教学思想一开始就充满了整体性、文学性、直觉性的因素。这就恰与人们自己读书的规律相符。因此,这样的“教”就可能真正达到“不需要教”,即达到自能读书的美好境界了。

这里,“自己读书”和“自能读书”是文野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就是叶圣陶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开篇文章《略谈国文学习》中开宗明义告诉我们的,“语言人人能说,文字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了好几年,为什么到了中学阶段还要学习”,就是为了使语言由“粗疏”变为“精粹”,养成良好

① 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中《〈略读指导举隅〉前言》等文。

的使用语文的习惯（即今天的语文能力）<sup>①</sup>。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从“自己”到“自能”，最后还是他自己看书作文，但是习惯良好了，能力具备了，从“野”进入了“文”。而这里，教师的中介作用、教学作用如不遵循人类本身认识事物的规律，即考虑人们自己读书的规律，当然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 二

那么，叶圣陶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文学性、直觉性思想（可简称为整体性思想）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我们知道，叶圣陶语文教学的两条基本思想，即“语文是工具”和“教是为了不教”（以下简称“工具论”和“不教论”），基本形成于40年代，主要体现在当时的两类文章中。这两类文章，第一类是关于精读、略读的指导问题；第二类是对旧式教育“逐句讲解”的批判。而所谓整体性、文学性、直觉性正是同样孕育、发展于其中的。

《〈精读指导举隅〉前言》<sup>②</sup>可以说是第一类论述的奠基之作。我们前面说到，精读指导至关重要。那么，叶圣陶是如何指导的呢？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明确指出，第一步应该“通读全文”。通读，就是“整体性”读书的通俗说法。正如他在文中后来指出的，“知道文章之大概”。在这个“通读”节中，叶圣陶着重阐述了学生预习文言时最好用不标点不分段的本子，或者不去相信教材的分段、标点，而首先由自己分段、标点的意见。这其中固然包含了培养学生自读能力的用意，但也同时表明了他整体认识课文的观点。因为叶圣陶认为，要达到这一点，最要紧的就是“用自己的眼光通读下去”。只有这样对文章的整体把握，才能正确确定各段在文章中的位置；只有从上、下文，从全局着眼，才能判断出句子的断止。

① 引自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② 本文中未另注文章出处的，均出自《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本书凡在正文中点明了文章篇名及出处，且指明了引文、引述出自该篇的，除长文中的引述需注其在相关书中或期刊中的页数外，一般不另加注。

接着,他就提出了“文学性”的观点。大家明白,上述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是基于语文教材本身的整体性、综合性,主要是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割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语文这一工具别于数理公式、定理的“特殊性”所在。叶圣陶是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在《〈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一文中,他特地将国文与数学、史地课本做了比较,认为“国文功课训练阅读,独须内容形式兼顾”,两者“不可分割”,而其中的典范,就是文学作品。叶圣陶曾以《诗经》、《史记》等经典名著为例,说明这类书籍实质和形式无法分开,“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sup>①</sup>。叶圣陶是主张把“经典训练”当作中等以上教育的必要项目的。<sup>②</sup>他认为阅读这类文学名著“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在精神的营养,文明的熏陶,即著名的“无用之用”<sup>③</sup>。我认为,圣陶先生开宗明义提出的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在于使粗疏的语言变为精粹者,正是要这个“无用之用”作为奠基的。这样,“经过国文功课方面的训练,再去阅读其他功课的书籍,眼力自也增高”<sup>④</sup>。我认为,语文工具性也应该首先体现在这里,体现在这文学、文化素养上,体现在整体语言艺术上,而不是仅仅孤零零地记住一些单独的字、词、句。为此,叶圣陶是强调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的心要与诗人的心共鸣的”<sup>⑤</sup>。

很显然,叶圣陶先生一开始谈语文教学,就强调了文学性的重要,而且与整体性紧紧相连。如前所引“与诗人共鸣”句,正是他对作为“分析地研究”的对立面——“综合地感受”所作的注解<sup>⑥</sup>。我们再回头看看《〈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一文就更清楚了。叶圣陶在文中提出了必须“吟诵”的观点,即口、耳与心、眼要并用,要“亲切地体会”,要“传出文字的情趣”,要“抱着享受的态度”,要进入“不知不觉之间”化理法与内容为一炉的“最可贵的一种境界”。这里,不正是整体性和文学性一起展现的鲜明例证吗?

① 引自叶圣陶:《读〈经典常谈〉》,《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引自叶圣陶:《〈略读指导举隅〉前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